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七

唐

代宗皇帝

己酉大曆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

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東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五月

冊以為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于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

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寶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盛而畜馬者非我誰使之子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晉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數皮歸資言馬之死亦計皮而與之直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時朔方軍士久居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方

軍司馬嚴郢領留守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縣人

冬十月杜鴻漸卒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

懷恩反叛即引回紇入寇為助因憐其功乃養逆女為公主仍嫁回紇代宗之措施如此安望其能恢復而唐室不日以後衰弱至於亡哉

魚朝恩一代家奴耳代宗與元載密令方略嚴如敵國不大可笑手乃至還尸賜錢不取肆諸市朝使憲典昭而刑戒昭益所謂庸儒無能之至矣

代宗欲罷朝相泌即應直行黜陟論史者乃疑載柄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

戊午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凌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略朝恩入殿

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密西節度使皇甫溫握兵于外以為援載嘗以重賂結之從溫為鳳翔節度使溫至京師載因與溫及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自上以寒食宴貴近于

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為吏部侍郎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

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倭傾南方珍貨以

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

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秋七月京畿饑米斗千錢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

惡之載以李泌有寵于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來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

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勝難於擄  
置如是則  
戰之權是  
誰所假之  
紀綱陵替  
非一朝一  
夕之故矣

唐時與回  
紇和市以  
多鐵易贏  
馬十倍且  
鐵帛或取  
諸民江淮

辛亥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

注見前

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白

河隴達于扶文

二州皆唐置文州今階州文縣是扶州故城在文縣微外

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河隴

相連故曰河隴則不救梁岷

二州注俱見前

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

備隴坻詔從之

三月河北旱米斗千錢

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勅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

部無得檢勘上雖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

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屈

徐浩妻弟侯莫陳怱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吏部侍郎薛邕極怱長安尉怱參臺李栖筠劾奏其狀上怒浩怱及濟虛皆坐

貶朝廷稍肅怱音敷美原唐縣元省故城在今西安府富平縣

以隴坻

字太冲休之子

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混為人廉謹精于簿作賦

斂出入之法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稔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

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至明年使者辭歸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

馬皆驚增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及使者歸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織輸人以爲累白居易所以有山陰道樂府之刺也今與哈薩克易馬所司得差其其驚而均衡之計市直不及內地三之一而絲織則令各織造平售官織事不煩擾而公私利便使居易見此當復云何嘗反其意次韻以紀之閱通鑑至此復爲示其梗概俾讀史者知柔遠大經在擊其綱而善用之耳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于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

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爲節度使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爲用及泚爲節度明年八月遣其弟滔將兵五千詣涇州防秋上大嘉勞賜甚厚

癸丑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字坦嵩子平年十一將士脅以爲帥平僞許之既而讓其叔父

父喪逃歸鄉里制以囑知留後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卒初彰爲史思明滑毫二州刺史自拔歸朝肅宗以爲滑毫節度使承

亂離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實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無犯及是疾亟遣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

籍軍中將士安堵待命臣男建等令勒歸東都私第尙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

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秋九月召郇模入見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篋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

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置篋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

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事見元載傳餘二

吐蕃寇涇州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吐蕃寇涇州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後魏縣明改長武今屬邠州宿將史抗等

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爲虜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却瑊乃得還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

國不不知其  
弊郵模倣  
狂行市其  
述近於感  
世誣民代  
宗率爾召  
見不察其  
心之邪正  
言之是非  
輒復授衣  
設館味於  
政體矣

爲民請命  
正于誠  
感格而已  
土龍之法  
雖創自仲  
舒繁露中  
亦附會通  
然非其術  
之果可通  
神也願以

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以雪耻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城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

前虜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河曲人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掩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即秦亭見前

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亦曰百里城在今平涼府靈臺縣西返渾瑊邀之于隘盡得其所掠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

勢強十倍願更于諸道各發精卒戍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

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贈司空賜諡肅國公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京師旱秋七月雨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彌月不雨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七

月雨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爲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見注

前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夏四月發諸道兵討之先是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上諷

令毀祠而加同平章事以慰之已復詔以永樂公主帝之女妻承嗣之子華欲以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至

是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平帥衆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

京兆命官  
同丞視狼  
鄙若此人  
且非而笑  
之尚能邀  
上蒼鑒佑  
西聖立祠  
直逆亂  
尤代宗若  
以此正言  
詭責承嗣  
豈能抗拒  
乃與以毀  
禍復加使  
相甚至子  
女妻其子  
朝常豈復  
可問蕭東  
周陵夷而  
猶鼎請隧  
猶能折以  
空言此更  
況而愈下  
矣

之承嗣不奉詔遂陷洛衛二州初李寶臣李正己皆爲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皆表請討之于是貶承嗣承  
州注見前刺史命諸道兵進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

李忠臣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表請束身歸朝既而承嗣遣使說正己正己按兵不進初正己遣使至魏州

承嗣囚之及是禮而遣之復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己曰承嗣老矣盡  
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于是諸道兵皆不敢進

三武俊亦說寶臣  
釋承嗣寶臣遣之百練承情詬罵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尙爾况寇平之後召  
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

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復遣客給寶臣同取范陽寶臣遂與承嗣通謀選精騎二千夜襲盧龍  
軍朱滔敗走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誘寶臣境

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  
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

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于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眞神人也夜遂襲其軍  
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驚不暇從公石上讖文

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元載王縉以魏州鹽貴請禁鑿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冬十月辛酉朔日食

貴妃獨孤氏卒妃以姝艷進居常專夜及是卒追謚貞懿皇后上悼念不已殯于內殿累年乃葬

丙辰十一年春二月赦田承嗣入朝先是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亦屢爲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

罪聽與家屬入朝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爲援詔以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爲援詔以

靈曜爲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爲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

淮南李忠臣承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游。淄青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燧忠臣與少游前軍

合。與靈曜大戰。敗之。先是忠臣燧軍于鄆州。靈曜遣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愛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燧忠臣與陳少游軍合。大戰于汴州。靈曜

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承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本奚將精

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靈

曜夜遁。承平將杜如江擒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都虞候史

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表奏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璘之卒也。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

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頭治喪事于內。李漢惠接賓客于外。妻妾子孫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前。牙

士卒哭于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于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謹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

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  
丁巳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旣而釋之。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謝罪。上亦

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後二年承嗣死。以其姪悅爲留後。

誅元載。貶王縉爲括州刺史。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委羣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潯陽人。肅宗章

敬皇。後弟。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醺。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皆伏罪。

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更宜寔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續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夏四月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

之四京兆尹黎幹嗣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初元載以仕進者多繼京師惡其逼己乃薄其俸子

是京官不能自給多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衮乃奏增之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又定諸州兵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給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指多益寡上下有叙法制粗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緒爲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衮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衮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當辭祿

秋七月司徒楊綰卒諡曰文簡上方倚楊綰使釐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

奪朕楊綰之速也

以顏真卿爲刑部尚書楊綰常衮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

遣諫議大夫蔣鍊義興人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

餘頃渭南符秦縣今屬西安府令劉澡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

聽人譏衮云蓋出於佐饗者之口然衮猶知節操較之持祿固位者流猶爲彼善於此若但徇大烹養賢之文而不知制祿代耕之義豈伊臯作相必當日食萬錢耶司馬光廉恥存焉之論庶乎不失平允池鹽遇雨必敗滉奏矯僞豈待展轉遺駭且明知其不實而猶

曲從置祠  
之謂是不  
惟味于燭  
理抑亦修  
于飾非柔  
闇至此何  
以取下

時藩鎮跋  
扈朝政不  
綱正猶鼠  
同乳之實  
驗祐甫不  
實是矣然

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澤南浦蜀漢縣元省故  
城在今夔州府萬縣尉計澧州注見前司戶而不問澆鎮邇奏瑞鹽如澆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  
池時人醜之

以李納為青州刺史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注俱見前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

所得之地各為己有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潼七州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

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鄧六州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備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  
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于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

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澧州唐置今大名府清豐縣是復州後周置今安陸府沔陽州是餘注俱見前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兗州泗水人曰

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于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

前大軍感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字子慎襄陽人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

武谷亦曰陽武略在代州縣西今有堡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夏六月隴右獻猫鼠同乳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褒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

甫字貽孫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宣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

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

僅以法吏  
邊吏當之  
真所謂明  
于小而闇  
於大耳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

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于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于外。軍府乃

安。子儀常以副使張勳剛率輕已孔目官吳隱因而構之奏勳勳動軍衆誅之堂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隱誤我遂逐之高郢字公楚衛州人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

知羣臣有不善。含容太過。故至于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賊家。得

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

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

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紀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常表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

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弊。俟報政而用之。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泌西人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李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

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為眾所服。因眾心怨怒。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奔京

師。以希烈為留後。

夏五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德宗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太子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菜名。羹不設鹽酪。

人矣。案待授以方州。傳知人間。利弊耶。常以一言而。不惟感之。甚直是。之極矣。

閏月。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

時議羣臣喪服。常袞以爲禮臣爲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元宗以來。

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崔

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袞爲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

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

二人署名。奏貶崔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卿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爲欺罔。貶爲潮

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羣臣喪服。竟用袞議。初至德以後。天下

王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爲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

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

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樂工留者悉隸太常。

尊郭子儀爲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性寬大。

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是。詔子儀爲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

將李懷光爲河中尹。常謙光爲靈州大都督。渾瑊爲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上以山陵近禁。屬宰子儀之謀。

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謂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旣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荆山之陽。及豹狃女滑反似狸蒼黑無前足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于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以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爲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于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馬燧爲河東節度使。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趣。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爲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字本立鄆州南陽人爲判官。署李自良爲代州刺史。委任之。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

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

上素聞滉掊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

兼之。

初第五琦始權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繼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繼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

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六月詔寬濬聽詣三司使及撾登聞鼓。

胡三省注唐時登聞鼓在西朝堂之前

詔天下寬濬聽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

各一人。日子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擲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于是擲鼓者聲震。裴諝上疏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以白志貞太原人為神策都知兵馬使。宦官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

代之。志貞本名琇珪。至是始賜名。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青淄將士。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其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

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

治。庶幾可望焉。明年四月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繒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罷客省。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于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

言事。孟浪者失職。未叙者亦置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拘者出之。事

竟者遣之。當叙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

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馬璘家富有治第京師。甲于勳貴。及是命獻其園隸。宮司謂之奉誠。

圖璘子孫無行資亦尋盡劉忠翼本宦官侍寵貪縱與黎幹相交  
結上即位後或言二人勸代宗立獨孤貴妃子韓王迺晉賜死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罷權酒

以張涉

河中

為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言之明日以

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炎喬琳

太原

同平章事

上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

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譏諍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

祐甫病不視事

是冬喬琳以衰老耳聾罷政事上由是疎張涉涉專坐臧放歸田里上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涉首以臧敗左丞薛平以為宣歙觀察使時盜隱官物坐貶宦官武將皆南

牙文臣賊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其使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

以德懷之以倫為使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俘至吐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洽于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發使入貢且致贈贈上

復使韋倫報之

沈既濟

蘇州吳人

上選舉議

自兵興以來選法益濫及是試協律郎沈既濟上疏議之

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德行徐言

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臣門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及庶佐之屬許州府縣用其或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

既濟所議  
難切當時  
之弊然以  
選舉委之  
刺史在州  
府辟用既  
不驗公而  
無私若仍  
任資格則  
其循用故  
事正亦猶  
之吏部耳  
皆所謂不  
揚其本而  
齊其末者

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于吏部而試職于州郡若才庸不稱責于刺史則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廢也責于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于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朝廷雖嘉其言而不能用

以曹王皋字子蘭明之元孫為衡州刺史。初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

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始皋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威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吐蕃與南詔時南詔王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合兵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

扶文一會西川節度使崔寧方入朝上趣之歸鎮尋用楊炎言留寧京師甯在蜀十餘年恃其地險兵彊恣出黎雅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

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甯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甯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

里決壞復為國有是因小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陝州安邑人將之與害而受大利也上從之

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注俱見前二州晟追擊于大度河注見前外又破之凡殺八九萬人而已

以崔甯為朔方節度使治坊州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檀山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下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

葬元陵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北檀山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下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

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史臣曰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十二月立宣王誦即順宗為皇太子詔財賦皆歸左藏舊制天下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

詔財賦皆歸左藏舊制天下金帛皆貯于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

得賢佐理  
自是爲政  
之要文詞  
干道誠無  
足取然必  
如何而足  
當有道之  
目播初無  
所指陳且  
播固非有  
特立獨行  
之概者因  
盧杞薦而  
得相杞一  
不致復官

貯于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盤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于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 丙寅晦日食

遣關播字務元招撫湖南盜賊。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爲盜。

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果以其家富。使

州縣討之。不克。

武岡晉

上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

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

隨牒舉選乎。上悅。已而曹王皐爲湖南觀察。使遣國良書令降國良。疑未決。皐乃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

使還。農詔赦之。賜國良名惟新。

### 德宗皇帝

唐中元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

詳見元宗末。版籍浸壞。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

迫趣取辦。無復常準。富民丁多。率爲官爲僞。以避課役。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